

说名
易师

名师说易
郭彧◎编著

京氏

易

源流

华夏出版社

说名
易师

名师说易
郭彧◎编著

京氏



源流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京氏易源流/郭彧编著. —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4
(名师说易丛书)

ISBN 978-7-5080-4163-6

I. 京… II. 郭… III. 周易-研究 IV. B22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0886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700×1000 1/16开本 21.5印张 308千字 插页1

2007年4月北京第1版 2007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35.0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前 言

《周易·系辞传》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孔子的观点，卜筮尚占乃是“圣人之道”之一。清代四库馆臣说：“圣人觉世牖民，大抵因事以寓教。《诗》寓于风谣，《礼》寓于节文，《尚书》、《春秋》寓于史，而《易》则寓于卜筮。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卜筮者崇尚变占，就是本着《易》寓教化于筮占的手段“推天道以明人事”，用“天道”去解决人们于日常生活中所产生的疑惑。“龟卜”与“筮占”不同，龟卜是根据钻灼龟甲而形成的纹兆断定吉凶，有象而无数；筮占则是“极数知来之谓占”，是一象与数结合的机制。显然，二者所表现出的“神秘意义”也各自不同。“筮”字从竹从巫，“巫”则是人与神祇联系的媒介。大千世界芸芸众生，身为万物之灵而有心灵思考的人类，于生活中免不了会有各种疑惑。当具体的个人有了疑惑之后，在谋于亲戚、朋友等手段不能解除疑惑的情况下，依靠“天意”的随机抉择，似乎也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手段。何谓“天意”？哪里有“天”？我们都说“神六上天”，其实是“神六”在太空遨游。所谓“天上”、“地下”都是太空。人们站在地球上说“天上的月亮”，而站在月球上那就会说“天上的地球”。因此，所谓“天意”（天道）的本质，其实就是本于自然，遵从自然给出的随机答案，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谓的“听天由命”。这正如一场足球赛开场时要由裁判员扔一枚金属钱币来决定哪一方先发球、哪一方攻向何方一样，这种由“天意”给定的结果，参赛双方都会认为是绝对公平的。倘若由裁判员来决定由哪一方先发球和各自进攻的方向，那或许就会因球赛的结果而引发争议。人们的疑惑是一种心理现象，有时候依靠“理智”并不能完全解除。在“人谋”不能解除疑惑的情况下，“神谋”、“鬼谋”就派上了用场。人们的这种心理，是不能简单地以“迷

信”批评之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关键是当事人以何种心理对待“天意”所给出的答案。例如,《春秋左传·昭公十三年》:初,(楚)灵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龟,诟天而呼曰:“是区区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春秋左传·文公十三年》:邾文公卜迁于绎。史曰:“利于民而不利于君。”邾子曰:“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左右曰:“命可长也,君何弗为?”邾子曰:“命在养民。死之短长,时也。民苟利矣,迁也,吉莫如之!”遂迁于绎。东汉王充《论衡·卜筮篇》:“周武王伐纣,卜筮之逆,占曰大凶。太公推蓍蹈龟而曰,枯骨死草何知而凶!”以上三例,楚灵王骂“天”;邾子为利民而不计己利;姜太公“推蓍蹈龟”,都是因为卜筮的结果违背了“人意”。在“人意”十分坚定没有疑惑的情况下,卜筮就是可有可无的事了。“天意”的结果符合于“人意”就是“有用”,否则就是“无用”。《尚书·洪范》说:“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于人,用静吉,用作凶。”这里把人意与“天意”的关系摆布得颇有道理。五从、三从与二逆皆吉,二从与三逆家居静养为吉,外出动作为凶。凡属“吉”者,皆是人意加上“天意”,并没有只凭“天意”而断为“吉”者。荀子说“善为易者不占”,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境界,“圣人以此洗心”而“百姓日用而不知”才是普遍的现象。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既“敬”且“远”,而不是“敬近”或“不敬”,应该说这种行为是中和明智的表现。

崇尚卜筮乃人情,是一种人文现象。卜筮用以决疑,不疑就不用卜筮。古人解释《尚书·洪范》所说“明用稽疑”：“稽疑曰明,所以辨惑也;次七曰明用稽疑,以人而听于天也”;“欲释己之疑惑,不可明,用其卜筮以考之”;“次七曰明用稽疑,传明用卜筮考疑之事”;“次七曰明用稽疑,稽,考也。圣人有疑事必用考疑之物决而明之,即下文谓择建立卜筮之人,而命之曰雨曰霁曰蒙曰驿之类是也。然卜筮以决疑惑定犹豫,无出于此,故圣人凡举一事一政若有疑于心者,必用卜筮以决之,故

卜筮得为决疑之物。然则圣人果有疑乎？曰无也。既无其疑，何用其卜哉？夫圣人至聪明也，至周尽也，故易曰圣人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中庸》亦曰从容中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然则又何疑乎哉？犹谓之考疑者，何也？即见圣人不专任其断，而思与天下同之也。故下文谓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卿士从，庶民从，龟从，筮从，是之谓大同，然后见圣人无过举。故上文能又用三德以适变此，然后明于考稽，而与众定之，故曰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必谓之明用者，卜筮所以稽考而明己之疑惑也。故欲明己之疑也，不可不用稽疑也”；“人不能无疑，有疑焉必询之于人，稽之于卜筮，欲稽疑须是吾之此心昭然至明，然后能断然无疑，故曰明用稽疑”；“事有是非未分，邪正未判，几微之间有大祸福、大荣辱、大利害存乎其中者，安得无疑也！谋之人不足以决吾疑，则谋之鬼神其可已乎稽疑，而卜筮谋之鬼神也。鬼神之隐，谁得而知，此稽疑用处所以在乎明也。胡为而明？惟敬则明。张氏曰天下之事纷纷扰扰，是是非非在我者不能无疑，疑则如之何，稽之而已。是故明则稽于人，以尽其智，幽则稽于鬼神，以尽其神。然则稽之不可不明，不明则终于疑矣”等等。这些说法，足见稽疑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心理行为，即便是圣人也不能免除心中的疑惑。孔子说“四十而不惑”，也就是说在这之前是心中“有惑”的。

卜筮之法流行了几千年，至今仍有相当一部分人为之产生兴趣。《周易·系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百姓日用而不知”、“民咸用之谓之神”、“极数知来之谓占，通变之谓事，阴阳不测之谓神”。人们于生活中，不会事事都具有自信，一旦有了疑惑而不能依靠“人谋”得到答案，“参吾之得失于天”也是求得答案的一条途径。《周易·系辞》说：“君子居则观其象而玩其辞，动则观其变而玩其占。”动而有悔的事常常发生，君子为着慎重从事，“观变玩占”也是人之常情。一个“玩”字，寓意深刻。如何“玩占”，终极目的为何，则是君子“玩占”的关键问题。

对占筮文化要进行研究。《易·贲·彖》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人文就是观察人情。要讲人情就不可能消灭“卜筮”。“疑惑”就是人情，而明用“卜筮”以决疑又是人文中

之事。

卜筮的机制是一个从简至繁的过程。卜用龟甲,筮用蓍草。用琮、竹签、铜钱乃至发展到用掌上电脑,虽然其用具代有不同,但是其机制本同。把解除心中疑惑的决定权交给“自然”,听从随机的结果,也不失为一种解除疑惑的方法。筮的心理作用是基于人们“冀福畏祸,今古同情”的普遍存在。“众志成城,虽圣人有所弗能禁”,既然如此,对待卜筮的态度,清代四库馆臣说得或许有一定的道理:“其可通者存其理,其不可通者,姑存其说可也。”

在诸多人为发明的“筮法”当中,要数“京房易筮法”最为“源远流长”,其鼻祖就是西汉时的易学博士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对于任何文化现象,无论要发表什么样的意见,其首要任务就是先要“入于其内”,然后再“出于其外”。只有做到了“入于其内而出于其外”,方能有发言权。如果您要了解西汉京房易学术的产生及其发展演变过程,分析其在人文领域中的影响,阅读本书将会开卷有益。



目 录

第一章	京房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	(1)
第二章	京氏易传卷上	(8)
第三章	京氏易传卷中	(22)
第四章	京氏易传卷下	(37)
	记《京房易传后》	(39)
第五章	《京氏易传》的分类解析	(42)
	一 八宫卦	(43)
	二 起月与建候	(49)
	三 积算法	(62)
	四 纳干支说	(64)
	五 卦气说	(67)
	六 世应与飞伏说	(70)
	七 六亲说	(74)
	八 五行生克说	(75)
	九 互体说	(76)
	十 占星说	(77)
	十一 象之教说	(79)
第六章	京房易筮法的发展演变	(82)
	一 《火珠林》的主要内容	(82)
	二 火珠林法	(85)
	三 火珠林(题麻衣道者著)	(92)
第七章	历代对京房易学与术数的阐述与评价	(127)
	一 魏伯阳《周易参同契》	(127)
	二 李鼎祚《周易集解》	(127)

2 京氏易学术源流

三	宋沈括《梦溪笔谈·象数一》	(129)
四	宋张浚《紫岩易传》	(129)
五	宋朱震《汉上易传》	(130)
六	南宋朱熹《周易参同契考异》	(132)
七	《朱子语类》(卷六十六)	(132)
八	《文公易说》	(132)
九	南宋林至《易裨传》	(133)
一〇	宋俞琰撰《周易参同契发挥》	(134)
一一	俞琰《读易举要》	(134)
一二	南宋朱元升《三易备遗》	(135)
一三	南宋丁易东《周易象义》	(135)
一四	元雷思齐《易筮通变》	(136)
一五	元胡一桂《周易启蒙翼传》	(136)
一六	明刘伯温《黄金策·千金赋》	(140)
一七	明胡广等奉敕撰《周易大全》	(145)
一八	明倪元璐《儿易外仪》	(145)
一九	明董守谕《卦变考略》	(146)
二〇	清钱澄之《田间易学》	(146)
二一	清黄宗羲《易学象数论》	(149)
二二	清王宏撰《周易筮述》	(153)
二三	毛奇龄《易小帖》	(154)
二四	清胡渭《易图明辨》	(154)
二五	清惠栋《易汉学》	(156)
二六	惠栋《易例》	(162)
二七	江永《河洛精蕴》	(163)
二八	李道平《周易集解纂疏》	(167)
二九	尚秉和《纳甲考》	(171)
第八章	历代学者编辑京房易遗文汇总	(178)
一	清人辑京房易学遗文简介	(178)
二	京房易学事迹及遗文汇总	(179)
第九章	纳甲筮法的应用及其批判	(189)

第十章 尚秉和先生《周易古筮考》纳甲筮法十二例	(199)
一 晋郭璞避难筮所诣	(199)
二 晋郭璞筮景绪病食兔必瘥	(200)
三 晋郭璞为仍叔宝筮伤寒疾	(201)
四 北齐颜恶头为人筮父死	(202)
五 晋郭璞为王导筮国事安危	(203)
六 晋郭璞避乱筮诣阳泉	(205)
七 晋郭璞为顾球筮姊病	(206)
八 五代刘龚筮国祚长短	(206)
九 晋郭璞为殷祐筮怪兽	(207)
十 晋郭璞为桓茂伦筮嫂病食兔必愈	(208)
十一 梁武帝筮同泰寺灾	(209)
十二 梁武帝与闾公射鼠	(210)
附录一 有关京房易术的图表	(213)
附录二 《五行记》	(243)
自 序	(244)
五行记卷一	
第一 释名	(246)
第二 辨体性	(248)
第三 论数	(250)
五行记 卷二	
第四 论相生	(262)
第五 论配支干	(265)
第六 论相杂	(267)
第七 论德	(269)
第八 论合	(271)
第九 论扶抑	(273)
第十 论相克	(274)
第十一 论刑	(275)
第十二 论害	(276)
第十三 论冲破	(277)

4 京氏易学术源流

五行论 卷三

- 第十四 论杂配 (278)

五行论 卷四

- 第十五 论律吕 (293)

- 第十六 论七政 (297)

- 第十七 论八卦八风 (302)

- 第十八 论情性 (305)

- 第十九 论治政 (307)

五行记 卷五

- 第二十 论诸神 (311)

- 第二十一 论五帝 (314)

- 第二十二 论诸官 (316)

- 第二十三 论诸人 (320)

- 第二十四 论禽虫 (326)

第一章 京房的生平事迹及其著作

班固《汉书·儒林传》言《易》学传承,谓梁丘贺从太中大夫京房受《易》。此京房乃淄川杨何弟子,出为齐郡太守。汉宣帝时闻京房明《易》,即以其弟子都司空令梁丘贺为郎。后梁丘贺屡筮有应,得幸官至少府,年老终官传子梁丘临。临学精熟,专行京房法,甘露年间遂代五鹿充宗君孟为少府。又谓“京房受《易》梁人焦延寿”,于汉元帝时“以明灾异得幸”,后出为魏郡太守。汉宣帝在位二十六年,其后是元帝,在位十六年。可知汉时有二京房。今见《京氏易传》乃后京房之著作,我们这里介绍的是后京房的生平事迹。

京房(公元前77~前37年),字君明,原本姓李,吹律自定为京氏。东郡顿丘(今河南省清丰县西南)人。治《易》师事梁人焦延寿。延寿字贛,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焦氏之说长于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各有占验。京房尽得其术,用之尤精。其弟子曾说“房言灾异,未尝不中”。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京房以孝廉为郎。永光元年(公元前43年),二月日全蚀,三月大雨雪,九月大霜,天下大饥。永光二年三月,再次出现日蚀。朝野震动,皇帝刘爽(谥元帝)下罪己诏曰:“盖闻唐虞象刑而民不犯,殷周法行而奸轨服。今朕获承高祖之洪业,托位公侯之上,夙夜战栗,永惟百姓之急,未尝有忘焉。然而阴阳未调,三光晦昧。元元大困,流散道路,盗贼并兴。有司又长残贼,失牧民之术。是皆朕之不明,政有所亏。咎至于此,朕甚自耻,为民父母,若是之薄,谓百姓何?其大赦天下,赐民爵一级,女子百户牛酒,醵寡孤独、高年、三老、孝弟,力田帛。”尽管朝廷采取了一些措施赈济灾民,可是自永光至建昭年间,自然灾害仍连续不断。

在此期间,京房数次上疏,预言灾害降临时间,近则数月,远则一年,而且是“屡言屡中”。皇帝听说后很高兴,就多次召见京房,询问灾变原由和救灾办法。于是,京房就依董仲舒《春秋繁露》所言,上奏“考

功课吏法”。曰：“古帝王以功举贤，则万化成，瑞应著。末世以毁誉取人，故功业废而致灾异。宜令百官各试其功，灾异可息。”皇帝畏天命，要“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于是就命京房主持考功课吏事，与公卿朝臣会议。会议结果，“皆以房言琐碎，令上下相司，不可许”。然而皇帝仍支持京房，并令他全权主持其事，在全国推行。

当时，由中书令石显（济南人，宦官出身）把持朝政，“事无大小，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语出《汉书·佞幸传》）。而京房所推行的“考功课吏法”，则是直接把矛头指向石显。一次京房趁皇帝宴见时，问上曰：“幽、厉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邪，将以为贤也？”上曰：“贤之。”房曰：“然则今何以知其不贤也？”上曰：“以其时乱而君危知之。”房曰：“若是，任贤必治，任不肖必乱，必然之道也。幽、厉何不觉悟而更求贤、何为卒任不肖以以至于是？”上曰：“临乱之君，各贤其臣。令皆觉悟，天下安得危亡之君。”京房听后免冠顿首曰：“《春秋》纪二百四十二年灾异，以视万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来，凡《春秋》所记灾异尽备。陛下视今为治邪，乱邪？”上曰：“亦极乱耳，尚何道？”房曰：“今所任用者谁与？”上良久乃曰：“今为乱者谁哉？”房曰：“明主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之，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信任，与图事帷幄之中，进退天下之士者，是矣。”（事见《汉书·眭两夏侯京翼李传》）

京房意本指石显，皇帝心中当然明白。然而皇帝对石显、五鹿充宗等人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一方面仍然支持京房推行“考功课吏法”。因此，石显、五鹿充宗等皆恨京房入骨，便以重点试办为由，奏陈京房出为魏郡太守，目的在于隔绝他与皇帝的经常接触。皇帝也认为这是个“以点带面”的好办法，就当即批准，“以房为魏郡太守，得以考功法治郡”。京房心中明白这是石显等人有意陷害，于是就向皇帝申请“无属刺史，得除用他郡人，自第吏千石以下，岁竟乘传奏事”。就是要获得年终直接向皇帝汇报的特权，结果得到了皇帝的允许。

京房于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二月十五日离开长安，于途中上疏曰：“辛酉以来，蒙气衰去，太阳精明，臣独欣然，以为陛下有所定也。然少阴倍力而乘消息，臣疑陛下虽行此道，犹不得如意，臣窃悼惧。守阳平侯凤欲见未得，至己卯，臣拜为太守，此言上虽明下犹胜之效也。

臣出之后,恐必为用事所蔽,身死而功不成,故愿岁尽乘传奏事,蒙哀见许。乃辛巳,蒙气复乘卦,太阳侵色,此上大夫覆阳而上意疑也。己卯、庚辰之间,必有欲隔绝臣令不得乘传奏事者。”

果然,京房在途中接到诏书,终止了他“乘传奏事”的特权。京房至新丰,又上疏曰:臣前以六月中言《遁》卦不效,法曰:“道人始去,寒,涌水为灾。”至其七月,涌水出。臣弟子姚平谓臣曰:“房可谓知道,未可谓信道也。房言灾异未尝不中,今涌水已出,道人当逐死,尚复何言?”臣曰:“陛下至仁,于臣尤厚,虽言而死,臣犹言也。”平又曰:“房可谓小忠,未可谓大忠也。昔秦时赵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乱,正先趣之。”今臣得出守郡,自诡效功,恐未效而死。惟陛下毋使臣塞涌水之异,当正先之死,为姚平所笑。

京房行到陕县,又上疏曰:“乃丙戌小雨,丁亥蒙气去,然少阴并力而乘消息,戊子益甚,到五十分,蒙气复起。此陛下欲正消息,杂卦之党并力而争,消息之气不胜,强弱安危之机不可不察。己丑夜,有还风,尽辛卯,太阳复侵色。至癸巳,日月相薄,此邪阴同力而太阳为之疑也。臣前白九年不改,必有星亡之异。臣愿出任良试考功,臣得居内,星亡之异可去。议者知如此于身不利,臣不可蔽,故云使弟子不若试师。臣为刺史又当奏事,故复云为刺史恐太守不与同心,不若以为太守,此其所以隔绝臣也。陛下不违其言而遂听之,此乃蒙气所以不解,太阳亡色者也。臣去朝稍远,太阳侵色益甚,惟陛下毋难还臣而易逆天意。邪说虽安于人,天气必变,故人可欺,天不可欺也。愿陛下察焉。”

京房至魏郡月余,即被槛送京师下狱。接着淮阳宪王上书事发,同年十一月,京房及其岳父张博均被杀。

当初,淮阳宪王舅张博从京房学《易》,后即以女妻京房。京房每得朝见皇帝,即以省中语漏泄给张博,又每言为石显等所排挤。于是张博就给出主意,让皇帝的亲弟弟淮阳王钦“求人朝”,以佐助京房。没想到这一切活动都被石显等人侦知,待到把京房排挤出朝廷后,石显等就向皇帝进谗,告京房“与张博通谋,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诬误诸侯王,狡猾不道”。于是京房、张博就要大难临头了。汉时有律,禁止外藩入朝干事。又加之张博欺骗淮阳王,有“陛下春秋未及四十,发齿堕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阴阳不调……博已与大儒知道者为大王为便

宜奏,陈安危,指灾异,大王朝见,先口陈其意而后奏之,上必大悦。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名”之说,这样一来,就难逃“诽谤天子,诋误诸侯王”以谋不端的罪名了。

成帝即位后即剥石显实权,又免其党羽官,石显徙归故郡,道忧死。淮阳王上书言“颇为石显等所侵”,求还张博家属徙边者,上许之。至此,方见京房之冤。后人传,初京房系狱,曾对其弟子周敞说:“吾死后三十日,客星必出天市,即吾无辜也。”至期果然,周敞亦上书为京房申冤。

汉元帝宽厚仁慈有余,刚毅果断不足。在“贵幸倾朝”的石显把持朝政情况下,京房推行“考功课吏法”无疑是以卵击石,又加之启动淮阳宪王入朝参赞事发,被石显等人抓住了外藩不得过问朝政的把柄,京房就难免一死了。

唐代李淳风于《乙巳占序》中言“托神设教,因变敦奖,亡身达节,尽理辅谏,谷永、刘向、京房、郎顛之其盛也”,又于“史司第二十一”中言“立行建功,必以其道……理存设教,京房、谷永,义在救君,照灼图谋,余芳不朽”。京房的确是亡身达节,也的确是托神设教。天人感应、天人相副的思想处处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如说日与日蚀,仅见于《京房易传》中的内容就有许多:“圣主在上,则日五色备”、“上微弱,无法制,则日白六十日,万物无霜而死”、“下侵上,则日蚀”、“人君谋罚不理,臣下将起,则日蚀不以朔晦”、“凡日蚀,其质赤黄黑而渐之者,明臣侵君也。日质赤黄而黑贯其中者,此人君无威,势不行,为臣下所轻”、“宰相大臣因专权,日蚀,先大风,日蚀时日居云中,四方无云也”、“二月日蚀,人主夫人死,不然大旱。三月日蚀,有欲反者,近期三月,远期三年。四月日蚀,人主有过,臣有忧”、“日蚀,王为君蚀,相为臣蚀”、“日蚀上者,君为其伪佞人而安用之,故尊卑失礼,责于尊者,故天见亡君之象”、“日蚀从下起,失民,人君疑,于贤者为不肖,不用其政教,故天见亡民之象也”、“君臣不通,兹谓亡,厥蚀三既”、“君臣见灾不改行,国将亡,则日蚀三尽也”、“壬午日蚀,三公与诸侯相贼,弱其君王,天应而蚀”等近百余条(引自《开元占经》)。可见,以天道自然的观念,假借天人感应的灾变之说,试图去规范皇帝的行为,京房发挥得淋漓尽致。他特别突出了“天垂象,见吉凶”的卦象所代表的天象,从而用来明王道、正人伦。他将自己的易学当做劝诫皇帝和抨击奸佞的有力武器。

然而他以此参政的结果却得来“诽谤政治，归恶天子，诬误诸侯王”的罪名，弃市时年仅四十一岁。

西汉易学中的“京氏之学”属今文经学派。“京氏之学”源于焦贛，善言占候灾变。元帝时被立于学官，其弟子殷嘉、姚平、乘弘都做了博士。“京氏之学”虽明阴阳术数，然亦是为着讲说义理人事，指导人们的行动。其学分析卦象，以明天道。“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于古者必有验于今”应该是“京氏之学”笃信的哲学。因此，不能把“京氏之学”视为“《易》之别传”。

以今天存留的京房诸书“明灾异”的片言与《开元占经》所引焦延寿“长于灾变”的内容相较，可见京房说阴阳灾异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焦延寿从孟喜问《易》，而孟喜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从“皆曰非古法”说中可知，当时的《易》孟氏学和京氏学，皆是西汉初中期兴起的以《书》、《春秋》、《周易》说天道与人事学风的产物。以经学明阴阳灾异而“神道设教”，则是西汉经学的共同特点，不同的只是有人利用《春秋》、《尚书》设教，又有人利用《周易》设教而已。总是“每有灾异，辄传经术，言得失”（语见《汉书·平当传》）。如董仲舒、韩婴、夏侯始昌、眭弘等就是以《春秋》察变“说灾异”的高手，以《洪范传》察变“说灾异”的高手有夏侯胜、翼奉、李寻、谷永等人，以《周易》察变“言灾异”的人有孟喜、焦贛、京房、段嘉、姚平、乘弘、周敞等。

《春秋》是由显而入微（以人事而及于天道），《周易》则是由微而征显（以天道而及于人事）。孟喜、焦延寿、京房以《易》明阴阳灾变之学，与董仲舒《春秋繁露》的明阴阳灾变有“异曲同工”的作用。董仲舒疏解《春秋》，释“灾异”曰：“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又曰：“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畏恐，其殃咎乃至。”这里充满“天人相副”、“天人一也”的思想，大概是汉儒“经世致用”所共有的。

京房以《易》说阴阳灾变，只是引用《易经》片言只语附会“天人相副”的思想，如《京房易传》曰：“‘枯杨生稊’，枯木复生，人君生子。”这里仅是引用《大过》九二爻辞“枯杨生稊，老夫得其女妻，无不利”的前

半句,用枯死杨木中生出形似稗的野草的自然现象,说天意与君主的利害关系。原意是老头子新娶了个小媳妇,而到了京房“说灾异”时就是人君有得子之喜的瑞应了。又如,曰:“经曰‘良马逐’。逐,进也。言大臣得贤者谋,当显进其人。否则为下相攘善,兹谓盗明,厥咎亦不嗣,至于身僂家绝。”这里引用《大畜》九三爻辞“良马逐,利艰贞。曰闲舆卫,利有攸往”的前半句,以好马前驰的景象陈说人君当进贤臣黜奸佞,否则上天就会降下无嗣绝后的恶果。又如,曰:“‘小人剥庐’,厥妖山崩,兹谓阴乘阳,弱胜强。”这里是引用《剥》上九爻辞“硕果不食,君子得舆,小人剥庐”的后半句,《剥》五阴一阳,是以阴剥阳之卦,说“阴乘阳,弱胜强”可谓章句之解,然而谓其灾异为“山崩”,是强以小人自剥其庐之事而及于自然山崩之象,则是为着“说灾异”而牵强附会。辟是天子,在把天道视作人间吉凶福祸的主宰的时期,皇帝本人意志的表达就不再是随意的了,他要听从一切灾异现象所表达出来的天意,于是如同京房之类人就获得了仅次于代天说话的圣人的地位,担负起以经术匡正君主的重任。到头来可能是京房“说灾异”说得太多、太滥而且过了头(如以各种天象灾变而对应于“君吝于禄”、“辟退有德”、“天子弱”、“忠臣进善君不试”、“辟不闻道”、“君为其伪,佞人而安用之”、“君诛杀失理”、“人君荒酒无节”、“天子有丧”、“君德不通”、“天子亡”、“人君无礼法”、“人君薄恩无义”等等,很少有“人君有喜”的瑞应),使得人君知恐惧修省之余,而日有积怨,于是他就有了“诽谤政治,归恶天子”的罪名而至杀身,应验了焦贛的预言。

以卦气附会人事,也是京房易学的特点。尽管京房卦气之术与孟喜有异,然而在附会人事方面则是没有区别的。甚至京房在以卦气寒温说阴阳灾变方面更是高出一筹。

属京房著之易学传记非常之多。《汉书·艺文志》载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京氏段嘉》十二篇,《汉书·五行志》又引京房《易传》、《易妖占》二书。《隋书·经籍志》载有:《京房周易章句》十卷、《周易错》八卷、《周易占》十二卷、《周易妖占》十三卷、《周易飞候》九卷、《周易混沌》四卷、《周易占事》十二卷、《风角五音占》五卷、《周易飞候六日七分》八卷、《周易守林》三卷、《周易集林》十二卷、《周易四时候》四卷、《周易逆刺占灾异》十二卷、《周易委化》